

## ■ 回味

一糕传孝韵  
三月风长香

杨秀蓉 文/摄

农历三月初三，春和景明。这一日，既是承载千年古韵的上巳节，更是宁海大地根植于心的孝亲盛日。千年乡土习俗代代相传，出嫁的女儿备好手炒粉糕，踏春归乡敬奉高堂。一捧清甜米香，一腔赤诚孝心，把感恩揉进了人间烟火，暖了岁岁春日，润了代代家风。

宁海乡间自古流传俗谚：“斑楂红，米甏空。”暮春三月青黄不接，旧年仓粮渐尽，新禾尚未成熟，此时农家日子多了几分清苦拮据。相传，在前童古镇，一位出嫁女儿眼见父母终日辛劳，却难抵生计艰难，满心怜惜，便将平日省吃俭用攒下的杂粮，细细炒制研磨成粉，专程送往娘家，只为贴补双亲日用，慰藉父母辛劳。

这份质朴纯粹的孝心，被乡邻们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，纷纷效仿，久而久之，“三月三送炒粉”成了宁海独特的乡土习俗。时光流转，昔日粗简的炒粉，被慢慢改良成便携适口、风味醇厚的炒粉糕，再搭配春日鲜美的黄鱼，一辈辈沿袭至今。世间风物岁岁更迭，生活日渐富足，可敬亲尽孝的初心，从未因岁月而消减。

每至三月三，裹着烟火气的童年记忆，便顺着春风涌上心头。年少时的春日，家里总会忙着制作炒粉糕，父母默契配合，满屋清甜米香，传递着节日的温暖与期盼。

母亲精心挑选饱满的糯米，反复淘洗、浸泡、沥干，每一步都细致入微；父亲守在镬炒前，文火慢炒糯米，经40分钟不停翻炒，雪白的糯米渐渐烘成温润的焦黄色，淡淡米香混着焦香，漫过小院，飘满小巷。再加入橘皮、姜片同炒，清冽的辛香与谷物的甘润相融，一口香气藏尽春日万般风味。

地道的宁海炒粉糕，配料满是温情。黄豆、花生、芝麻、红豆、白糖等食材摆满八仙桌，家人围坐，厨下分工协作，添料、翻炒，灶火旺旺，热气氤氲，满是寻常人家的朴素安然。

将炒米与杂粮拌匀，彻底放凉后，堂前老石磨便派上了用场。母亲一手添料一手转磨盘，我和弟弟合力推磨。粗粉需反复研磨，直至粉质细腻绵软，指尖轻捻无颗粒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刚磨好的炒粉鲜香扑鼻，总引得我们偷偷尝鲜，偶尔被细粉呛到，捂嘴偷笑，满是天真童趣。奶奶用沸水冲泡的炒粉糊，清甜暖胃，是老一辈心底最治愈的春日味道。

磨粉、铺粉、划糕、蒸糕，各道流程井然有序。蒸桶内铺上纱布，细粉过筛铺平，用小刀划成规整方块，入锅慢蒸，五谷香、橘皮香、芝麻香交织弥漫。糕熟脱模后，色泽温润，酥松香甜，令人垂涎。

待炒粉糕微凉，母亲细心打包，再备好鲜活的大黄鱼，让我和弟弟送往外公外婆家。二老儿孙登门，眉眼间尽是笑意，收下这份孝心，又将糕饼分赠邻里，共享孝亲暖意。随后下厨炖煮黄鱼番薯面，一家人围坐桌前，亲情融融，暖意绵长，胜过世间万千繁华。

时光流转，如今炒粉糕随处可买，不必再亲手制作，但三月三敬亲孝老的习俗，早已刻进宁海人的骨肉里，化作心底沉甸甸的牵挂。

犹记得公公在世时，我学着母亲的模样，亲手制作炒粉糕。用五谷粉、核桃芝麻粉等配比，慢火熬制糖浆，待糖浆绵长，倒入炒粉快速翻炒，让每粒粉都裹满甜香。随即趁热入模具压实，冷却后切块，炒粉糕酥松爽口、甜而不腻。趁周末，我便带着这份心意去看望公公。他接过糕饼时，满脸欣慰与欢喜。那份藏在甜食里的孝心，被长辈稳稳珍藏。

光阴匆匆，如今父母、公公已然远去，可每到三月三，炒粉糕与炒粉糊的醇香总会如期而至。再品这口乡土滋味，满是童年暖意和对亲人的绵长思念。如今，我常向晚辈讲述三月三的孝亲传说，孝老爱亲的家风在一味一食中默默传承。

一方山海藏古韵，一块糕糖承孝情。于宁海人而言，炒粉糕与炒粉糊从来不是简单的春日美食，而是孝亲文化最温情的载体，是家风传承最朴素的见证。



炒粉糕

炒粉糊



陶公岛景区内的黄鱼跳 (戴光明 摄)

## 黄鱼跳

和

## 乌贼山嘴头

## ■ 道老古

史宏

1000多年过去了，至今云龙还保留着咸水漕路的地名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，当时海洋动物能够轻易进入甬江内河，甚至成为它们洄游到淡水的水道。

甬江直通东海，而东海有着丰富的海洋动物，尤其盛产黄鱼、乌贼等。陆云在《答车茂安书》中曾写道：“若乃断遏回浦、隔截曲隈，随潮进退，采蚌捕鱼，鳙鲟、赤尾、鲟齿、比目，不可纪名。脍鲟鳇，炙鳖鰈，烹石首……及其蚌蛤之属，目所希见，耳所未闻，品类数百，难可尽言也。”文中的“石首”，即是大小黄鱼。在《宝庆四明志》中，也有关于石首鱼的记载，“三四月，业海人每以潮汛竞往采之，曰洋山鱼。舟人连七郡出洋取之者，多至百万艘。”由此可见，只要具备适宜的外部条件，就会有海洋动物进入甬江之内。

历史上，海洋动物进入甬江时有发生。据《四明谈助》记载：“顺治十一年甲午（1654年）夏，大旱。南郊行露露法，三日得雨。有风雷卷坛之异。是岁，有巨鱼从海入江，昂首跃波。”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宁波发生了多次海洋动物现身甬江的事件。据72岁的张明华老人回忆，老江桥附近曾漂浮大量的海蜇，另有江豚集体游到甬江之内，不时跃出水面。

远古时期，东钱湖是一个天然的潟湖。到了晋代，逐渐演变成内陆湖泊。陆云在《答车茂安书》中称：“（鄞县）西有大湖，北有山，南有林泽，东临巨海……”彼时，鄞县县治在鄞山附近，东钱湖位于县治之西，周边尚未筑建围湖蓄水的硬堰堤塘，水位并不深，但有着一定的水域面积。与外界相通的塘河，也没有御咸蓄淡、排涝泄洪的硬闸。因此，每逢甬江涨潮之时，潮水可以侵入东钱湖，以至成为陆云眼中的“大湖”。

到了唐代，陆南金开浚东钱湖，使其成了一个真正的内陆淡水湖。当时，潮水虽不能进入东钱湖，但仍然危及下游的云龙。为了解决潮水倒灌之患，建造了一座御咸蓄淡的硬闸。云龙硬又被称作获球硬，当潮水来临时，“潮涌似云，溅水如龙腾”，甚为壮观，“云龙”由此得名。



保留下来的云龙硙

(史宏 摄)

## ■ 说马

马蹄声声  
叩心扉

桑金伟 文/摄

记得，某年去长春电影制片厂，观看拟声表演时，只见那位拟声配音的老演员，双手各拿一只木碗状的器物，按照马匹行路的节奏，将“木碗”叩打木块，发出“的的笃笃”的声响。

这“的的笃笃”像极了马匹匀速行走时的声音，带有一种轻快而坚定的感觉；而“嘚嘚嘚嘚”的马蹄声，给人一种急促而有力的印象，是马在快速奔跑；“咔嚓咔嚓”是马蹄落在坚硬地面上发出的清亮声响；“踢踏踢踏”似乎是马从容缓行，步伐轻盈地踏在草地上……同样是马蹄声，却有如此多的变化，真是惟妙惟肖。

原来，我们儿时看电影里听到的留下深刻印象的马蹄声，大多是模拟出来的，并且这种模拟声，具有加强版效果。

后来，我去新疆、内蒙古、西藏等地采风，特别是看过为马匹安装马掌后，再听到马蹄声时的感受就大不一样了。

马掌，又叫马蹄铁，是个U形铁片，厚度为二三厘米，U形上有可以钉铁钉的多个孔洞，一枚枚长长的铁钉就是通过孔洞直接钉入马蹄的。这样，马在奔跑过程中，马蹄铁不会脱落，同时还能发出清脆稳健的马蹄声。



U形铁片

钉好的马掌



钉马掌属铁匠活

水潭，相比东钱湖正常水位要深1米多。

这两处山嘴头，高不足50米，外形极为普通，既无乌贼之形，亦无黄鱼之状。那么，为何被称为黄鱼跳和乌贼山嘴头呢？

笔者认为，这与东钱湖之前直通甬江有关。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：其一，到了春、秋潮汛，黄鱼有随潮洄游近海产卵的习性，同样，乌贼也有春季随潮游到近海礁石区产卵的习性。只不过二者略有区别，前者随大潮而动，后者随小潮而动；其二，东钱湖是东乡平原的组成部分，当时没有建筑围湖的硬闸堰堤，其地势与下游塘河齐平，每隔数公里的云龙潮水气势不凡，如果此时有随潮而来的黄鱼、乌贼，到达东钱湖应该没有问题；其三，几吨重的海中巨鱼尚且游到甬江，体形小巧的黄鱼、乌贼更容易进入东钱湖；其四，历史上每逢宁波旱灾之时，就会发生相应的海洋动物进入甬江事件，此时黄鱼、乌贼最有可能随潮来到东钱湖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大旱之时，塘河干涸，一旦涨潮，海水倒灌，汹涌的潮水裹挟着近海活动的鱼类，通过甬江、塘河，极易抵达东钱湖；其五，黄鱼、乌贼进入东钱湖只能发生在唐代开湖之前，这与文献中二者之名始见于东汉相吻合。

至于为何出现在这两处地点，绝非偶然。黄鱼跳和乌贼山嘴头，除了均为湖岸的凸出部位，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即地处水流进入湖湾的右侧，且各自距湾底约150米。此处既是迎接第一波潮水到来的地方，又是潮水回流的必经之地。因此，随着大小潮水而来的黄鱼、乌贼，自然落于这两处“深潭”中。

钱湖越千年，海味留其名。黄鱼跳和乌贼山嘴头，无疑是有故事的地名，它们是古时东钱湖通向大海的见证者，更是当地湖山地貌变化的见证者。

过去在乡间，为马匹安装马蹄铁是很平常的一件事，往往由村上的铁匠师傅完成。马是被强行捆绑在专用木架上的，当长长的铁钉钉入马蹄时，马会感到痛吗？

有人说，正常情况下，应该不会感到疼痛，因为铁钉是钉在马蹄的角质层部分，类似于人的指甲。专用木架的作用，只不过是防止马儿可能因为紧张害怕而出现挣扎，并非因为疼痛。

钉马掌的作用显而易见，一是延缓马蹄的磨损，二是发出悦耳的马蹄声，三是提高马的奔跑能力。

中国马掌的起源没有定论，有多种说法，而大规模使用应该是从唐宋开始。唐朝远征时改制骑兵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加装新马鞍和马掌。

马掌的发明，对马蹄的保护上升了一个等级，战马的耐用度随之提高了很多。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发明，在军事、政治、经济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。钉了马掌后的骑兵，战斗力大大增强，后来“铁蹄”成了军队的代名词。

亲眼看过钉马掌的情形，再听到叩人心扉的马蹄声后，我不禁浮想联翩。